



顾野生 著

# 嫁给西藏

安身于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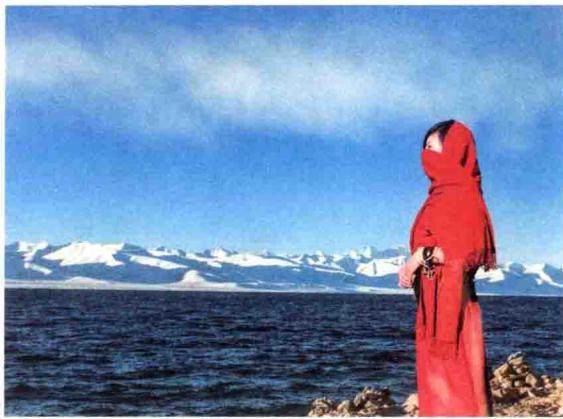
到底是流浪的开始，  
还是漂泊的结束

我什么也不做  
除了晒太阳  
用青稞酿酒，消磨时光  
我什么也没有  
除了年少无知的轻狂  
我决定嫁给西藏  
做西藏最美的新娘

# 嫁给西藏

顾野生 著

九州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嫁给西藏 / 顾野生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 
2014.1

ISBN 978-7-5108-2610-8

I . ①嫁… II . ①顾… III . ①随笔 – 作品集 – 中国 –  
当代 IV 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12117号

## 嫁给西藏

---

作 者 顾野生 著  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 
出版人 黄宪华  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  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  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  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  
印 刷 小森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  
开 本 72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  
印 张 17  
字 数 180千字  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 
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610-8  
定 价 32.00元

---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蒙古的歌  
蒙古的舞  
蒙古是你的大家乡  
草原是你的家

格桑·才让  
2016.1.13.

年轻的时候

我一个人前往西藏

听说那里是神灵居住的地方

有摩擦的手掌

彻夜未眠的酥油灯盏

我什么也不做

除了晒太阳

用青稞酿酒，消磨时光

我什么也没有

除了年少无知的轻狂

我决定嫁给西藏

做西藏最美的新娘

生养一个孩子

在菩提树下开花







自序

## / 关于死亡 /

在西藏，我学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面对死亡。

2012年，我从西藏飞去广东奔丧。我以为在藏多年，已储备了足够的无常和生死观，我以为我随时准备好迎接每一个亲人的死亡。可是死亡一旦来临，瞬间瓦解一个人多年来的修行。我要送走的人，是我的爷爷——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，风琴师。

一阙棺木，安放了一个天国的梦想。两万多个破碎的日子，连成一生。经亲人的泪水泡浸。入葬。化为泥土，重回耶稣基督的怀中。人生之须臾，身体所容纳的，不过是半间房屋的粮食，两担喜悦与苦痛，一阙等量身高棺木，就可以忍耐，卑微地熬过一生。

他存放于冻床，零下十六度。停尸数日，接收鲜花、泪水、歌声和祷告。但还是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确信他还活着。落寞而修长的背影，灰白色长衫，手指跳跃在琴键上，日暮长廊里站立良久，在藤椅的摇晃里睡着，烟灰被风吹散，落了一地。

三天的葬礼，我读完了一本《圣经》。读到这段：“传道者说‘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急归所出之地。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。江河从何处流，仍归还何处。万事满有困乏，人不能说尽。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。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。日光之下，并无新事’。”《圣经·传道书·人生的虚空》。死亡，是每个

人最终都要履行的程序，接受不接受，它都会如旧来临。

盖棺的时候，爷爷头枕的不是泪水，也不是回忆或金饰银器，而是平日他那本翻至皱巴巴的《圣经》。我们祷告、唱诗，欢天喜地将他交付于天国里的耶稣阿爸。我看出生与死亡恰好连成一个圆，且天衣无缝，没有任何破绽。这个圆圈，是开始也是终结，它指向两个方向。当出殡的泪水淹没整座山头，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刺破黎明。

当最后一抔土，淹没你忧伤的头颅。耶稣会将你重新埋进土地，像出生时那样洁净。从此风雨雷电受你差使，春夏秋冬都听你命令。

最后，神在你的墓碑上刻下：农民、基督徒、风琴师。

### 关于爱情

在西藏，我学会的第二件事，便是面对爱情。

那些挫败的爱情，最终让你知道，有些人今生与你纠缠，是来索债的。每一次都爱得缠绵悱恻、头破血流。最终这些爱人，都成了生命里的匆匆过客，原来你不过是一个中途驿站。

曾经为了一个男人，离开西藏。变卖家当，卷席所有，去往他的故乡。这是除了西藏，第二次背井离乡。女人最容易相信的是爱情，同样也最容易被爱情伤害。半年平静的生活，终于在子夜里抖出所有密谋的背叛。

最终，西藏收留了孤独无依、狼狈不堪的我。我回到西藏，将自己安置在拉萨河畔，像当初决绝变卖家当一样，重新布置生活。命运无常，生活很荒诞，每个人都是荒诞的旁观者，又是荒诞的承受者。你不得不暗笑曾经有多么无知和轻狂，竟相信爱情所向披靡，是最坚固的依靠。

很痛苦的时候，我曾经问禅师，如何才能放下。他给我一个白瓷杯，让我承接他倒的开水。水溢满，烫到我的手那一瞬间，白瓷杯摔碎在地。我看着发红的手指，沉默片刻。清风吹起杨柳枝，拂面温暖。拨开柳枝，禅师已在水中央，渡船而去。他没有与我告别，人世两相忘。晨读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中有一句解开了我所有的困惑。“爱欲于人，犹如执炬逆风而行，必有烧手之患。人从爱欲生忧，从忧生怖。若离于爱，何忧何怖？”

所有的恐惧，源于我们对爱的渴望与索取。所有的痛苦，都源自我们对外界的攀援执著。有情者未必有缘，有缘者未必有情。爱情，是最无常的一课。而这一课，每个人都经历，却很少人能勘破。

你要等，并且不要期待投入河中的石子的每一次回声。因为每一颗石子都是无情的。遇见那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之前，你要准备足够的力量，在进与退之中游刃有余地把持自我。

### 关于写作

我知道我的艰难，因为我叙述的是西藏。曾经两年的时间里，我没有写过一个字。那时候没日没夜地酗酒、打球，夜不归宿，浑浑噩噩地生活。必须承认，当一个写作者对西藏已经厌倦了猎奇，她便会进入一段灰白的空档期。她不知道何去何从，也不知道如何架构西藏。因为任何人都不具备俯瞰西藏的高度。从物理意义上说，西藏是世界的第三极。除了天堂，我找不到另一个地方能像放大镜观察细菌一样，检验西藏。从精神意义上说，芸芸众生，皆是神灵的子民。我们的灵魂极度匮乏和干瘪，根本不具备与西藏对话的资格。于是，我长时间一言不发。我不知道通往西藏内部的钥匙究竟藏在哪里。

西藏是一个庞大的复杂体，如同多棱镜，只能取其侧面，却难以掌握所有的机密。西藏，独具超越性。无论指涉物理的高度，还是精神的纬度，西藏的唯一性无与伦比。它为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，提供恒定精神参照系。当大量赞美的言辞，重重包围西藏，致使它长时间被各种来历不明的概念绑架，尽管被全世界人长期搁置在显微镜下抽丝剥茧，重重分析，但得出的结论和数据，始终难以表达一个具有开阔性意义的西藏。更多的时候，跃跃欲试的“精神病患者”（这里专指从事艺术的人，我偏执地认为艺术家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分裂，所以称他们是精神病患者）把西藏视为一个精神实验室，试验身体在西藏所发生的连锁反应。对此，我始终保持怀疑。当西藏被命名为“香巴拉”、“最后一片洁净之地”而让世人匍匐于地、顶礼膜拜时，西藏也在洪亮的口号里，淹没了自身真正的声音。神圣与世俗这二元对立的名词之间，或许并不是悖论。更多的时候，西藏不需要阐述。如佛陀所言的“空无”。但这种空无，绝非什么都没有，相反，空无充盈着有，充盈着无法用俗世的肉眼所能观看到的物质所在。只有一无所有，才能接纳世界上的一切。所以，实践主义在西藏屡屡受挫，所向披靡的唯物主义，也遭到狠狠的打击。

于是，越写便越不敢写。曾经用一条河流来蘸墨，取月光作灯。而道路用一千个黑夜，警告你不能写，除非掌握语言的秘密。我一再缄默，一言不发。拿着此生唯一的通行证，在妄想的疆域流浪。

这些年，西藏不花吹灰之力，摧垮了我用十多年来苦苦经营、建造的知识金字塔。它颠覆了我所有的知识体系、科学验证和思维逻辑。它让我找到一个通往灵魂洁净的路途，教会了我获取圆满之境的智慧方法。我沉默，我等待，我将自己虔诚的身、语、意全部敬献给大地。我忍痛剪下一根根沾着血的羽毛，那是我长年累月堆积的顽固习性：骄傲与狂妄。

你是微不足道的尘埃，既然选择承担严肃的写作使命，就必须具备面对烈火焚烧不畏不惧，临崖万丈不忧不虑的强大精神内核。不要做漂泊的浮云，要做深潜于大海、

与黑暗共舞的大石。你不是职业作家，不以占领空间覆盖为目的，要相信时间的沉默不语。即使红颜易老，也要相信文字向死而生。

## / 关于感恩 /

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感谢我的母亲，一个平凡的女人赐予我生命。感谢我的父亲，含辛茹苦养育我至此。感谢我的阿容姨，始终与我的家人不离不弃，相依为命。

感谢我的舅舅宋晓军、舅妈明丽，是他们让我得以闻见佛法，并给予我智慧。

感谢我的老师北海、余有心、张鹰、丛青、李小山、崔士鑫、扎西达娃、吉米平阶、次仁罗布。

感谢我的挚友少鹏、李健、文帅、施伟、黎达森、周裕、顾倾城、金晓东、李晓杰、贡布顿珠。

感谢我的闺密赖飞、侯贤懿、高丽、靠爷、陈美容、李梦茜。

感谢我的上师们。

愿生老病死，皆有所托。

愿世界和平，永离灾难。

愿诚心修佛者，各有所得。

愿世界常宁，人常健心常静。

愿有情众生平安喜乐，证悟菩提。

愿法界众生脱离痛苦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2013年10月  
顾野生深夜于拉萨河畔





